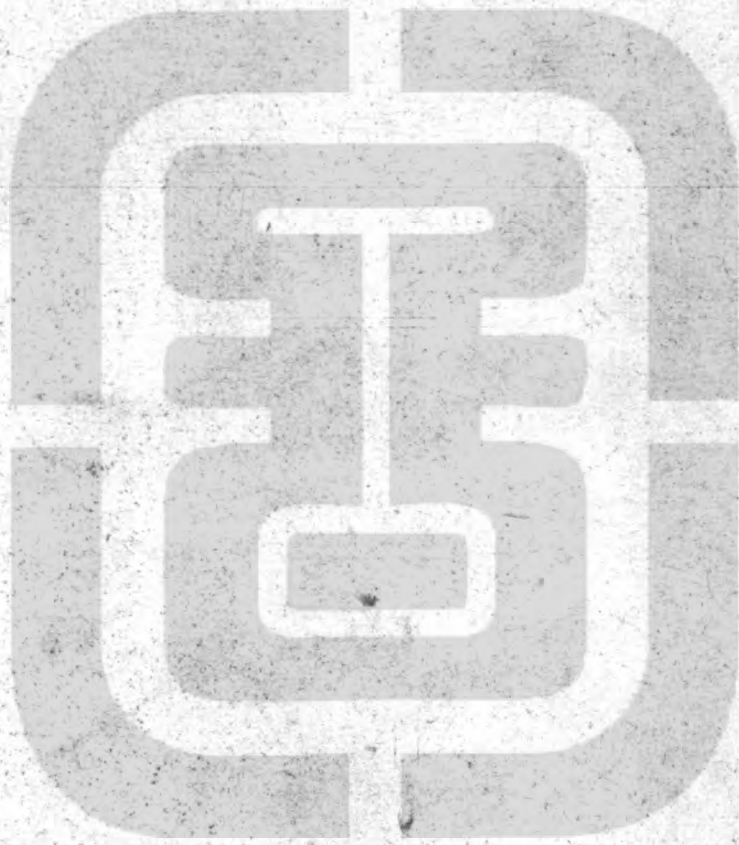


卷121

673

部五:29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八

祭祀時享

宋制太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開寶初上親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亟命徹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

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乃
詔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用之

太宗端拱二年七月詔以今年八月二十四日親享太
廟會有彗出東井詔罷其禮

仁宗慶歷時四孟臘時享太廟攝事用羊豕各一祈報
象罇一別廟增黃彝壺尊二親享則加犢

三年御史蔡稟言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今寺觀則
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非奉先教民意帝謂輔
臣曰三歲一祠郊廟而資及天下若歲親行之則人有
覬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於禁中未嘗敢怠也

太廟舊唯薦冰景祐二年趙良規請薦新如通禮宗正
寺禮官參定正月韭菘卵二月冰三月筍含桃四月麥
蕪五月瓜來禽六月菱芡七月粟稌鷄棗梨八月酒稻
菱九月小豆蕎麥十月兔栗藟萁十一月鴈麀十二月
魚增二十六種禮院因奏禮有薦新如朔奠自頃有司
言宗廟則后廟可兼遂上前廟帝主薦冰請后主奉慈
后廟四時薦新如朔望牙盤食例宗正寺官充攝行禮
詔可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祠禴烝嘗之
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盛而祭備故許慎

以品物少文詞多爲祠而王弼以禴爲祭之薄何休謂
祈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萬物畢成所
薦衆多故曰烝故禮記以嘗爲大嘗周禮以烝爲大烝
孔安國亦以烝嘗爲大享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孟
享禮料無祠禴烝嘗之別伏請春加韭卯夏加麥魚秋
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熟之節薦於神主其籩豆於常
數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禮從之
又言薦血之器禮所不載唐崔沔議曰毛血盛於槃
宋書志南郊以二陶豆盛毛血開元開寶通禮及今
儀注皆以豆盛之禮以豆盛菹醢登盛羹其薦毛血

當以槃親享太廟但有三牲骨體俎而無腸胃膚俎
不應古義請於三牲骨體俎之外加以牛羊腸胃及
豕膚俎各一古者祭祀無迎神送神之禮其於祭之
末皆不拜按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
西面鄭氏曰爲將祭也卽不言拜及祝告禮成主人
出立於阼階上西南亦不言拜近代事神拜而迎送
殊非禮意請改定儀注聖王之事宗廟禮如事主故
饌則薦四時之和氣與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
璧龜帛以明共天下之材其餘無常必致國之所有
以明遠物無不至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不本先王

之經訓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於太廟良爲濶略請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歲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爲前金次之玉帛次之餘居後 太常禮院言舊儀親祠太廟車駕未至大次太祝宮闈令奉出帝后神主置於座行禮畢已還齋殿方納神主今親祠皇帝至阼階太祝闈令始奉神主置於座行禮畢皇帝俟納神主然後降阼階舊入室帝主各以太祝遷納其后主止命太廟宮闈令二員恐致遲緩請權差七員同奉從之

自漢以來爲三獻后無入廟之事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室中神位不在奧堂上神位不當展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於奧東面堂上設神位於戶外之西南面皇帝立於戶內西面裸鬯是爲一獻出戶立於展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爲再獻皇帝立於戶內西南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爲三獻詔並候廟制成取旨

又言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天子之祭無不用牛者唐郊祀錄稱宗廟社

稷等祭悉用太牢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
祫享盛祭有司攝事而不用太牢則爲非稱請三年
親祠并時享有司攝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詔親祠
并祫享每室用太牢

又言古者人君臨祭立於阼階者主階惟人君蒞之
行事示繼體祖考親親之義且以尊別於臣庶也今
朝享太廟設小次於殿下褥位之東西向設皇帝版
位於廟東階之東南西向乃是古者大夫士臨祭之
位殊失禮意請自今太廟行禮並設皇帝版位於東
階之上西向更不設殿下版位及小次又曾子問曰

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卷幣埋於西階東舊制
宗廟燔其幣未合於禮請凡禮神之幣皆埋之西階
東冊則藏諸有司之匱

五年詔自今太廟祠祭前廟初獻差親王宗室使相節
度使郡王后廟初獻宗室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歲以
序差不赴者罰之其餘祠祭勅差行事者准此

六年十一月帝親祠南郊前期三日奉仁宗英宗徽號
冊寶於太廟是日齋於大慶殿翼日薦享於景靈宮禮
畢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至太廟宰臣百僚班迎
於廟門侍中跪請降輅帝却乘輿步入廟趨至齋宮翼

日帝服鞞袍至大次有司奏中嚴外辦禮儀使跪奏請
行事帝服袞冕以出至東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
入宮架樂作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祝宮
闈令奉諸室神主於座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
帝再拜詣壘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南北
向樂止帝搢圭盥悅洗瓚拭瓚訖執圭宮架樂作升堂
樂止登歌樂作殿中監進鎮圭帝搢大圭執鎮圭詣僖
祖室樂止登歌奏瑞安之曲至神座前北向跪奠鎮圭
於纁藉執大圭跪三上香執瓚裸地奠瓚捧幣奠訖執
圭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內侍舉鎮圭以授殿中監

至次室行事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
架興安之樂作文舞九成止禮部戶部尚書以次官奉
逐室俎豆宮架豐安樂作奠訖樂止帝再詣壘洗登歌
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立樂止帝搢圭
盥悅洗爵拭爵訖執圭宮架樂作帝升東階樂止登歌
樂作至僖祖室樂止宮架樂作帝搢圭跪受爵祭酒三
奠爵執圭俛伏興出戶外北向立樂止太祝讀冊文帝
再拜詣次室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文
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以次行事如前儀
樂止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僖安樂作

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搏黍奠黍豆再受爵飲福酒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拜樂止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常博士徧祭七祀配享功臣戶部禮部尚書徹俎豆登歌豐安樂作徹訖樂止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祠官皆再拜宮架興安樂作一成止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入諸祐室禮儀使跪奏禮畢登歌樂作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出東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轉仗赴南郊自元豐初命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至是始用新儀言以六百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市今後宜令玉津

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薦新於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爲限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謂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於有司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新物自祖宗行之已久今欲

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嘗享用膳饈之物見於經者可依舊制存之其不經者去之庶幾不失禮意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饈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笋饈以含桃孟夏以彘嘗麥仲夏嘗雛以黍饈以瓜季夏饈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饈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饈以蒲季秋嘗菽饈以兔以栗孟冬饈以鴈仲冬饈以麇季冬饈以魚今春不薦鮪實爲闕典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無則闕之如林檎蕎麥諸菓之類及季秋嘗酒皆不經見宜刪而去之凡新物及時出者卽日登獻旣非正祭則於禮不當卜日漢儀嘗韭

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爲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於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則失禮尤甚請依韋彤五禮精義但設神座仍俟廟成薦新於寢庶合典禮詔依所定如鮪魚闕卽以魴鯉代之

八年太常寺言治平四年故事山陵前宗廟輟祭享遇朔望以內臣行薦食之禮俟祔廟畢仍舊今景靈宮神御殿已行上食太廟朔望薦食自當請罷從之

元祐七年太廟復用牙盤食舊制並於禮饌外設常食一牙盤元豐中罷之禮官呂希純嘗建議曰先王之於

祭祀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古器禮饌卽上古中古之食也牙盤常食卽今世之食也而議者乃以爲宗廟牙盤原於秦漢陵寢上食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及是始從希純之議云呂希純又嘗奏唐開元開寶禮每廟室薦獻帝后各奠一爵其后爵謂之副爵每堂室只奠一爵帝后共享慢神瀆禮莫此之甚請帝后各奠一爵亦如其儀焉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按太廟儀注春夏用犧罇象罇秋冬用著罇壺罇各二已應周禮司罇彝之義又每

享各用大罇二則是以追享朝享之罇施之於禴祠烝嘗矣其爲失禮明甚請自今四時享太廟不用大罇禮記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周禮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說者謂天地有禮神之玉而無鬱鬯宗廟有鬱鬯而無禮神之玉然則宗廟之玉裸圭而已圭瓚之制以圭爲枋其長尺有二寸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其容五升其徑八寸其勺之鼻爲龍首所以出鬱鬯也其槃徑一尺所以承瓚也今親祀太廟以塗金銀瓚有司行事以銅瓚其大小長短之制皆不如禮請改製以應古制

陳設之儀盡依周制籩豆各用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以籩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右爲上饎籩二爲第一行朝事籩八次之饋食籩八又次之加籩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左爲上饎豆二爲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簠八爲二行在籩之外簋八爲二行在豆之外籩豆所實之物悉如周禮籩人醢人之制惟簠以稻梁簋以黍稷而茅苴以蓴蜆醢以蜂子代之十二月禮制局言太廟祭器劔用三登用一竊考劔與登皆盛羹之器祭祀烹牲於鼎升肉於俎其涪苴以醢鹽蔬實之於劔則謂之劔羹不致五味

實之於登則謂之太羹用官饗人祭祀共太羹劔羹是也且宗廟之祭用太牢而三劔實牛羊豕之羹固無可論者至於太羹止設一登以少牢饋食禮考之則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佐食饎兩劔司士進涪二豆三牲之祭劔旣設三則登亦如其數請太廟設三登實牛羊豕之涪以爲太羹明堂亦如之

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之禮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內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

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之日哉詔薦新與朔祭同日卽用次日
高宗建炎二年上幸揚州行南郊禮時太廟神主奉於壽寧寺前
十一日上親詣寺行朝享謝禮禮成恭謝如儀時景靈宮神御奉安於溫州乃差官詣溫州行禮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併奉安於溫州祭享皆差官攝事以禮器未備五享權用酒脯行禮太廟朔祭每室例用一羊建炎初務省約初用酒脯紹興五年復用羊紹興七年上祀明堂於建康時有徽宗之喪先是太常少卿吳表臣乞於大祀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

享太廟及是援熙寧元年故事謂是時英宗喪未除不廢景靈宮太廟之禮請如故事翰林學士朱震以爲不然謂王制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得越紼行事監察御史趙渙言升祔以後宗廟常祭皆不當廢而當喪享廟亦有顯據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曾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詩頌成王卽位諸侯來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一月成風薨六年十月猶朝於廟此顯據也疏奏詔侍從臺諫議吏部尙書孫近等十五人言謹按春秋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謂新主旣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

祀自當如舊又按景德三年明德皇后之喪改易而服除真宗遂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園丘熙寧元年神宗居諒闇復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則是考古及今居喪得見宗廟將來明堂大禮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後前一日皇帝合詣太廟朝享從之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明堂大禮依已降旨前一日朝享太廟檢照景德熙豐南郊故事皆在諒闇之中當時親行郊禮除郊廟景靈宮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巡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今臣僚欲議罷宗祀奏樂受胙故事卽無

去奏樂受胙之文兼祖宗故事三載大饗明堂蓋亦爲民祈福奏樂受胙合依祖宗累朝已行故事從之

先是監察御史趙渙言春秋有事於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以卿佐之喪而猶去樂况天王后之喪而可用備樂乎載祀旣殯旣葬而祭五祀則尸入三飯不侑不酢以五祀之祭猶廢侑酢况宗廟之祭而可享受福釐乎故晉制國有大喪天地明堂皆去聲樂且不受胙有唐祭日遇忌亦備樂而不奏此皆得禮之體也陛下雖在喪服而猶宗祀者用王制之言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唯聲樂受胙於未安者蓋拜跪受釐

既爲嘉慶之事而虞祔既畢則廟加先帝之坐陛下
薦裸饋奠進詣徽室必將想像平生悲哀感愴而乃
金石絲竹雜然並奏豈不違神靈之至意而傷陛下
之孝心哉將來明堂大禮前一日乞依列聖故事躬
詣宗廟行朝享之禮其奏樂受胙二事乞寢庶合禮
有旨令本部太常寺討論故事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

時孝宗已卽位

禮部太常寺言皇帝登極

擇日詣太廟行朝享之禮參酌紹興十三年親享禮例
牲牢禮料酒齊等並如每歲五享施行從之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詔以四月六日親享太廟

紹熙五年閏十月

時寧宗已卽位

浙東提舉李大性言竊觀紹

興七年侍從臺諫禮官詳定明堂典禮其大略云居喪
皆得見宗廟近者合宮展祀陛下止詣明堂殿然臣之
愚竊謂與淳熙十五年事體不同又况漢文以來皆卽
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三越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鑾
輿屢出過太廟門不入揆之人情似爲闕典乞與二三
大臣議之早行擇日恭謝太廟少見祇肅宗廟之意於
是詔遵用三年之制其朝謁太廟委有妨礙

明年吏部員外郎李謙言事莫重於登極禮莫急於
告廟蓋卽位必告廟示敬親也告廟必於歲首大其

事也舜正月上日受命於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皆行告廟之禮也然禮以變而或殊事隨時而亦異有不可以一例觀者議禮之家各持一說不致其辯禮意無自而明夫嘉禮之與凶禮不可以並行舉一必廢一故在禮經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而廢尊也夫天地以尊而不廢宗廟以親豈獨可廢乎况王制三年不祭之說諸儒之論亦自不同杜預之說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蓋杜氏之意不以三年不祭宗廟爲是也今姑置常祭之說而論卽位踰年告廟之禮庶

幾禮簡而易明虛言無證則論不定請質事以明之且太甲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猶總已以聽冢宰則是太甲居仲壬之喪而告廟也漢呂后以八年七月卽世九月大臣迎立代王元年十月辛亥文帝卽祚謁高廟卽是文帝居呂后之喪而告廟也唐代宗以大歷十四年卽世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庚午朝享於太廟其後穆宗長慶之元年敬宗寶歷之元年武宗會昌之元年懿宗咸通之元年皆以正月朝享於太廟徧觀歷代之制雖小節不同大槩居喪雖權住祭踰年正月必告於廟載

諸經史可考而知漢昭宣元成哀平六世皆以卽位
謁廟不待踰年則失之速唐太宗貞觀三年正月方
事於太廟馬周得以爲言則失之緩皆非禮之正也
以歷代之事而求其當其惟踰年正月告廟乎恭惟
陛下自登極以來已享帝矣大行梓宮發引在卽來
年正月盍行告廟之禮禮官未見申明者豈非以王
制爲據乎竊謂卽位之後已曾謁廟國有大故故可
以未祭與居喪之後卽位未經謁廟者事體不同考
歷代已行之事宜於來年正月一日陛下躬行告廟
之禮庶幾立一王之制示萬世之規乞下禮官指定

施行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聞奏至是禮寺看詳乞
俟皇帝從吉日討論典禮施行從之

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大禮前一日朝享太廟行
禮儀注

陳設

前享三日儀鑾司設大次於太廟東神門外道北南向
小次於阼階東稍南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
前行事助祭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廟之內外設東方南
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
各隨地之宜設饌幔於南神門外每室饌幔各一又設七祀次

於殿下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又設配享功臣次於殿下
橫街之南東西相向

每室功臣配享各爲一次

前享二日宮闈令帥

其屬掃除廟之內外開瘞坎於殿西階之東南方深取
足容物南出陛太常設七祀燎柴於南神門外光祿牽
牲詣所太常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
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鄼綴之間戶部陳諸州歲貢於
宮架之南神門外隨地之宜東西相向前享一日奉禮
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上飲福位於東序俱西
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小次南稍東助祭親王宗室使
相在其南進幣爵酒官受爵酒官奉幣官薦牛俎官薦

羊俎官實鑊水官薦豕俎官增沃鑊水官受幣官盥洗

奉爵官奉瓚槃官進搏黍官舉冊官七祀獻官在助祭

宗室使相之南並西向北上大禮使位於西階之西稍

南

與亞終獻相對行事光祿卿讀冊官光祿丞功臣南官在其

西

太常光祿以下皆稍却執事官位於其後助祭宰相使相位在

大禮使之南執政官在其西又設監察御史位二於西

階下俱東向北上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於東階下西向

北上協律郎位二一於殿上磬簾西北一於宮架西北
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登歌樂簾北押樂太常卿宮架
之北北向良醞令位於罇彝所俱北向薦香燈官宮闈

令於室內北向西上又設助祭文武羣臣宗室位於橫街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位廟門之外隨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東神門外當門西向以南爲上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大禮使進幣爵酒官受爵酒官奉幣官受幣官盥洗奉爵官奉瓚槃官位於道南北向西上七祀配享功臣獻官在其後監察御史二位在西東向薦牛俎官眡滌濯官實鑊水官眡腥熟節官增沃鑊水官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位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室戶外之右司罇彝帥其屬

設幣篚於酌罇所次設籩豆簋簋之位每室左二十有六籩右二十有六豆俱爲四行俎三二在籩前一在豆前又設俎丸在豆右爲三重登一在籩豆間鉶三皆有柶在登前簋八籩八在籩豆外三俎間簋在左籩在右設爐炭於室戶外蕭蒿稷黍於其後又設毛血盤肝骨豆於室戶外之左稍前設罇彝之位每室罇彝一黃彝一皆有舟著罇二壺罇二皆壘加勺罍爲酌罇太罇二山罇二犧罇二皆有壘加勺加篚設而不酌俱北向西上太常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之北次內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又設配享功臣位於橫街之南次內韓王趙普濟陽王曹彬位於橫街之

南道西東向太師薛居正太師石熙載鄭王潘美位在其西太師李沆太師王旦太師李繼隆位又在其西太師王曾呂夷簡侍中曹瑋位又於其西又設司徒韓琦太師曾公亮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西向太師富弼位在其東太師司馬光位又在其東太師韓忠彥位又在其東俱北上皆設神席太廟設神位版於座首司罇彝設祭器每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簋一簋一在俎前籩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象罇一在籩前加纂又設俎三於南神門外每室饌幔內設進盤匝悅巾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匝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壘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太官令盥洗於西階下

七祀配享功臣獻官盥洗各於神位之前七祀及配享功臣位前盥

洗各壘勺篚巾各設於左右執壘篚者位其後享日未

行事前宮闈令開室帥其屬整拂神幄如常儀司罇彝

入設祭器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幣以光祿卿帥

其屬入實籩豆簋簋籩四行以右為上第一行餽餌在

前粉飡次之第二行饗在前蕡白黑形鹽膾鮑魚鱠次

之第三行乾棗在前濕棗栗濕桃乾桃濕梅乾棹榛實

又次之第四行菱在前芡桌鹿脯次之豆四行以左為

上第一行醢食在前糝食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醢醢

昌本糜藟菁菹鹿藟茆菹糜藟又次之第三行葵菹在

前羸醢脾析鹿醢唇蚘醢豚拍魚醢又次之第四行芹
 菹在前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又次之簠
 實以稻粱粢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登實以太
 羹鉶實以和羹芼滑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籩前之俎
 為二重以
 北為上第一重實以牛羊七體兩髀兩脅并脊而兩髀
 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第二重實以羊腥七體
 其載如牛豆前之俎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豆右之
 俎九為三重以牛腥腸胃肺離在上端判肺三次之腸三胃
 二重實以牛腥腸胃肺離在上端判肺三次之腸三胃
 三又次之一實以羊腥腸胃肺其載如牛一實以豕腥
 膚九橫載第三重一實以牛熟腸胃肺一實以羊熟腸
 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其載如腥皆牛在左羊在中豕在
 右
 良醢令帥其屬入實彝及罇壘竽彝實以明水黃彝
 實以鬱鬯著罇二一實以元酒一實醴齊皇帝酌之壺
 罇二一實元酒一實益齊亞終獻酌之太罇

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罇二一實益齊一實醢齊犧
 罇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罇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
 並設而不酌凡壘之實又實七祀及配享功臣位禮饌
 每位左二籩桌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鸕
 次之俎實以羊豕腥肉簠實以稷簋實以黍爵一象罇
 一實以清酒
 太常設燭於神位前設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
 官揖位於東神門外如省牲之位設望瘞位於瘞坎之
 南如省饌之位儀鑾司設冊幄於南神門外隨地之宜
 前朝享一日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司進御書訖降赴
 尚書禮部

宗廟其日獻宜宮宣贊舍人

前享一日皇帝於景靈宮朝獻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

乾隆十二年校刊

宗廟八

奏解嚴訖皇帝入齋殿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
非從宗室先詣太廟祠所其日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
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履
袍自齋殿詣大次出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祇應
人員以下迎駕奏聖躬萬福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
承旨以下知內侍省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祇應通侍
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迎駕
奏聖躬萬福俟皇帝卽御座從駕宰執使相一班次管
軍臣寮並奏聖躬萬福皇帝乘輿出景靈宮櫺星門將
至太廟御史臺太常寺閣門分引文武侍祠行事執事

助祭之官宗室於太廟櫺星門外立橫班再拜奏迎訖
退皇帝乘輿入櫺星門至大次降輿以人簾降侍衛如
常儀宣贊舍人承旨敕羣臣及還次

省牲器

是日未後二刻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司罇爨
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祭器皆藉以席又加巾
蓋太府卿入陳幣於筐告潔畢未後三刻禮直官贊者

權徹

分引大禮使以下並服常服詣東神門外省牲位光祿
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贊揖贊者引押樂太

常卿入行樂架

凡亞終獻行事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使執政官及申胝滌濯官受爵酒

官進爵官行事皆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眠滌
濯官及升自西階眠滌濯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西
階內應奉官并執事隨應 次引申視滌濯官申視滌濯
奉人各隨應奉階升降

執事者皆舉冪曰潔俱退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
請省牲前引省牲官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
出班巡牲一匝西向躬曰充曰備次引光祿丞出班巡
牲一匝西向躬曰膋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訖請
就省饌位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各就位禮直官贊揖有
司省饌俱畢禮直官贊省牲畢揖訖俱還齋所光祿卿
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令次引省鼎鑊官
詣厨省鼎鑊視濯漑次引實鑊水官詣厨實鑊水次引

增沃鑊水官詣厨增沃鑊水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
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
血實於槃又取腍膋實於登俱置饌所遂烹牲宮闈令
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

晨裸

享日丑前五刻

行事用丑
時十刻

宮闈令開室帥其屬掃除禮

部奠冊於案太府卿入陳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簋簋太
官令入實俎良醞令入實彝及罇壘樂工帥工人二舞
以次入與執罇壘篚冪者各就位執事官各入就位次
御史臺太常寺閣門宣贊舍人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

室客使贊者引薦羊俎官以下宗室各入就位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詣廟東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揖訖先引監察御史按視殿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引禮部侍郎詣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請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祀儀准此簾捲皇帝服袞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

至東神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

導皇帝入自正門侍御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

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阼階下偃

麾戛敵樂止升自阼階大禮使從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與工鼓祝而

後作偃麾戛敵而後止升自阼階皇帝升降大禮使皆從左右侍衛之官量人數從升登歌樂作

樂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禮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閣門官太常

博士禮直官前導至次引奉瓚官升詣僖祖室神位前

西向立奉瓚槃官升詣皇帝版位前奉瓚槃北向立次

引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奏訖俛

伏興退祠祭官於殿上承傳曰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

搢笏於祔室內奉帝尊主設於座

奉神主詣神幄內於几後啓匱設於座及

以白羅巾覆之

次引宮闈令奉后神主如上儀

以青羅巾覆之

退復位次引奏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伏跪奏奉神主訖奏訖俛伏興退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內侍各執槃匱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匱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瓚奉瓚槃官進瓚內侍沃水皇帝洗瓚又奏請拭瓚內侍進巾皇帝拭瓚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奉瓚槃官奉瓚槃詣僖祖室罇

彝所西向立以瓚涖鬯執彝者舉冪良醞令酌鬱鬯訖先詣次室罇彝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樂作皇帝入詣祖室北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奉瓚槃官奉瓚槃西向以瓚授奉瓚官奉瓚官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瓚皇帝執瓚以鬯裸地奠瓚奉瓚官受瓚以授奉瓚槃官奉瓚槃官以槃受瓚訖俱詣次室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前導皇帝出戶外北向立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翼祖室次詣宣祖室次詣太祖室次詣太宗室次詣真宗室次詣仁宗室次詣英宗室次詣神宗室次詣哲宗室次詣

徽宗室裸鬯並如上儀奉瓚官奉瓚槃官俱降復位良醢令還罇所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宮架作興安之樂文德之舞九成止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骨燎於爐炭薦香燈官以肝骨入詔神於室又出以隳祭於室戶之左三祭於茅苴俱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升復執事位

饋饌

享日有司陳鼎三十有三於神厨各在鑊右太官令帥進饌者詣厨以七升牛於鑊實於一鼎肩臂膈肫脰正脊一長脅一短脅一次升羊如牛升豕如羊各實於一代脅一背二骨以正

鼎每室牛豕各一鼎

皆設局幕祝史對舉入設於每室饌幔內

次引視腥熟節官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皇帝晨裸畢

還位樂止祝史抽扃委於鼎右除幕加七畢於鼎太官

令以七升牛載於一俎

肩臂膈在上端肫脰在下端脊脅在中

次升羊豕

各載於俎其載如牛

每室牛豕各一俎

次引薦牛薦羊薦豕俎

官搢笏奉俎以入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

由宮架東至橫街折方進行陳於西階下北向北上薦

俎官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階薦官奉俎詣僖

祖室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

俛伏興有司設牛羊豕俎於腸胃膚之前

牛在左羊在前豕在右

詣次室奉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

內執官降西側階出西神門入

南門歸執事班

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搗於脂燎於爐炭

又當饋熟之時取菹搗於醢祭於豆間三又取黍稷肺

祭如初藉用茅各還罇所次引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

受爵酒官進爵酒官升詣僖祖室奉幣官進幣官受爵

酒官進爵酒官在東西向北上受幣官在西東向次引

奉爵酒官升殿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

盤匱悅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

手內侍進槃匱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悅手內侍進巾

皇帝悅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奉爵酒官進爵內侍沃

水皇帝洗爵又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

又奏請執大圭奉爵酒官受爵奉受爵詣僖祖室酌罇

所西向立執罇者舉冪良醞令酌著罇之醴齊訖先詣

次室酌罇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樂作殿中監進

跪進鎮圭禮儀使奏請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入詣

僖祖室樂止宮架作基命之樂

翼祖室大順之樂宣祖室天立之樂太祖室皇

武之樂太宗室大定之樂真宗室熙大之樂仁宗室美成之樂英宗室治隆之樂神宗室大明之樂哲宗室重光之樂徽宗室承元之樂文舞作內侍先設纁藉於地禮儀使奏請

跪奠鎮圭於纁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次

內侍跪取幣於篚以授奉幣官奉幣官授進幣官進幣

官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幣皇帝受奠訖受幣官
東向跪受以興進奠於僖祖神位前次奉爵官以爵授
受爵酒官受爵酒官授進爵酒官進爵酒官西向跪以
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菹奠爵受爵
官以爵復於坵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前導皇帝
出戶外北向又奏請少立樂止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
奉爵酒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俱詣次室內侍舉鎮圭
授殿中監又以纁藉詣次室先設於地次舉冊官搢笏
跪舉祝冊讀祝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讀訖奠冊各執
笏興先詣次室戶外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

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每室奠圭幣酌獻並如上儀
次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奉爵酒官受爵酒官進爵酒
官俱降復位內侍舉鎮圭纁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
有司讀冊官以下俱降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
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登歌
樂作前導皇帝降自阼階樂止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
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簾降
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特設代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

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手以爵授執事者
執笏升詣僖祖室酌罇所西向立宮架作正安之樂武
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罇者
舉簫太官令酌壺罇之盎齊訖先詣次室酌罇所北向
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與入詣僖祖室神御前北
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
於茅菹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每室
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
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
復位初終獻既升次引七祀及配享功臣獻官詣盥洗

位搢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
奠酌執笏俛伏興再拜詣次位並如上儀退復位唯七祀先
詣司命立奠爵訖與少立次引太祝進諸位前北向跪讀祝文訖退獻官再拜復位

皇帝飲福

初皇帝既晨禱光祿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
骨以並載於胙俎升設於僖祖室戶外俟終獻既升獻
次引進俎官搏黍太祝太官令詣飲福位北向立奉俎
豆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
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
導皇帝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將至飲福

位樂止登歌僖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西向立尚醞
奉御執罇詣酌罇所良醞令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罇尚
醞奉御奉罇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
殿中監北向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
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於地
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胙俎
進減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
俎以興以授內侍退詣殿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
於簋搏以授搏黍太祝太祝受以豆北向跪以進皇帝

受訖奠之搏黍太祝受豆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
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
虛爵興以授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
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
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徹牛俎
官徹籩豆及俎籩豆俎各一但少移故處登歌豐安之樂作卒徹樂止徹
牛俎官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助祭官拜贊者承
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
一成止

神主入室

乾隆十二年校刊

宗廟八

次引奏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入室奏訖俛伏興退祠祭官於殿上承傳曰奉神主入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右室訖薦香燈官先捧主於匱訖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退復位次引奏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入室訖俛伏興退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降自阼階登歌樂作至阼階下樂止宮架樂作出門樂止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皇帝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請解嚴訖皇帝入齋殿宮闈令以黍稷肺祭藉用白茅束而埋之於西階東有司各取幣置於坎

大禮使以下就望瘞位禮直官曰可瘞竈土半坎太廟宮闈令監視次引大禮使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文武助祭官及宗室以次出次引七祀獻官詣南神門外七祀望燎位南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宮闈令闔戶以降乃退太常藏祝冊於匱

與證厥外赫指宮備命闔式以糾次及太常燕厥冊其
則飲熱樂焚苜藿太宰命相其鬯辨甄黜盥察嗇史
子厥燦合諸南帳門於子厥望熱於南向立亦何置厥
直官贊厥畢請賜文冠與祭官及宗室以次出次
宮闔合證厥次民大甄動以不備東帳門水繼立立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九 宗廟九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九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宗廟考九

祭祀時享

親饗太廟別廟行禮儀注

誓戒

如紹興修立郊祀誓戒儀注惟不置郊社令誓文曰今
年七月十四皇帝為登寶位親行朝享太廟別廟各揚
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齋殿至行禮日自齋殿詣太廟餘如郊祀儀注

陳設

並同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禮惟不設四方客使次及陳諸州歲貢并實俎不以牛止用羊豕

省牲器

儀注如紹興十三年親享唯舊用未後二刻掃除廟內外陳設祭器幣篚三刻省牲饌鼎鑊樂器等今用其日質明

車駕自齋殿詣太廟

其日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官宗室先詣太廟祠所其從駕臣僚並服常服就次有司進輦於齋殿其從駕臣僚並俟從駕次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自內服履袍詣齋殿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祇應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入內侍省都知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祇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宣贊舍人贊從駕臣僚並常起居

凡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

次管軍臣僚並

若得旨免起居更不起居

皇帝乘輦降自西

階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出和寧門將至太廟御史臺閣門分引文武助祭官宗室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廟櫺星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已奏起居止奏聖躬萬福皇帝乘輦入櫺星門至大次侍衛如常儀皇帝降輦入大次簾降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以俟立班行禮

晨裸

並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但諸帝室既裸鬯後禮儀使引皇帝至別廟后室前裸鬯如上儀

饋食

並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惟無牛鼎俎

亞終獻

皇帝飲福

神主入室

並同紹興十三年儀注唯飲福不用牛俎

車駕還內

臣僚禁衛等起居迎駕奏聖躬萬福訖以俟從駕還內並如來儀禮部郎中奏解嚴宣贊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

太廟時享儀注

時日

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春擇日享太廟別廟關太史局
孟夏孟秋孟冬並准此若臘享則預於隔季以季冬臘日享太廟別廟 太史局擇日報太
常寺臘享則以其日報太常寺 太常寺參酌訖具時告散官

齋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
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位

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

若冬享臘享則又設禮官位於終獻之東其揖位省牲位省饌

位准此

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兵部工部尚書押

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

北向東上

凡設太常丞光祿丞位皆稍却

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

令位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薦香燈官位其後質明

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

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云某月

某日孟春薦享太廟別廟

夏云孟夏秋云孟秋冬云孟冬臘享云季冬臘享

各

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

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

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

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

光祿卿丞太官令齋一日二

日於本司

宗室於睦親宅都廳如相妨即於宗學餘官無本司者並於太廟齋坊質明至齋所唯

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官官

給酒饌享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陳設

前享三日儀鸞司設饌幔於東神門外別廟於本廟每室

饌幔各一若冬享則設配享功臣次於殿下橫街之南東西相向每室配享功臣各為一次若臘享則設七祀次一於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宮闈

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太常設祭器凡設祭器皆藉以席籩豆又加

中蓋以俟告潔既畢有司陳牲於東神門外當門西向祝

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位於牲西三獻官在道南北

向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

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在道北南向俱西

上凡設押樂太常丞以下位皆稍却若監察御史於兵

部尚書之西少北太常陳禮饌於東神門外却東道北

南向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

監察御史在西東向兵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

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在東

西向北上捧俎官薦香燈官在其後太常設登歌之樂

於太廟別廟殿上前楹間却南北向設宮架於太廟庭

中立舞表於鄼綴之間享日丑前五刻禮直官贊者諸

司職掌各服其事官闈令入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

掃除鋪筵在室內北墉下南向凡在筵上如常儀太常

陳幣篚各於神位前之左幣以白一祝版各於神位之右置

於坵次祭器實之每室左二十有六邊為四行以右為

上右二十有六豆為四行以左為上俎二一在邊前實

羊腥一在豆前實以豕腥七又俎六在豆右為三重以

北為上第一重實以羊豕首各一第二重實以羊腥腸

次之一實以豕腥膚九橫載第三重一實以羊熟腸

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其載如腥皆羊在左豕在右登

一在邊豆間實以羹鉶三在登前實以羹簋八簋八在邊

豆外二俎間簋在左簋在右簋實以稻梁梁在稻前登

一在邊之左實以肝膋槃一在室戶外稍東實以毛血爐炭於室

戶外之左稍前置蕭蒿於篚設罇罍於殿上為二重著

罇二加勺冪為上罇一實元酒一實壺罇二加勺冪一實

元酒一實益齊亞終獻酌之春夏設雞彝一井丹在著罇之右實以鬱鬯

初獻酌之秋冬臘享則設加勺冪又設鳥彝一井丹在著罍之右

實以明水秋冬臘享則設太罇二一實泛齊山罇二一實益齊

罇二一實沈齊象罇二一實昔酒罍皆實以明水俱北

向西上皆加冪設而不酌爵坵三在罇之前太常設燭

於神位前若冬享設配享功臣位於殿下橫街之南次

於橫街之上次內皆太常設神位席又設俎二於東神

本廟設神位版太常設祭器實之

門外每室饌幔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雷北向盥洗在東爵洗

西在壘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珪

瓚及別廟則

實以璋瓚 執壘篚者位其後

若冬臘二享則又設禮官盥洗一於從祀神位

前又設揖位於東神門外如省牲位

唯不設光祿卿丞捧俎官薦香燈官

宮闈開瘞坎於太廟別廟殿西階之東方深取足容物

南出陛設望瘞位於太廟瘞坎之南如省饌之位

唯不設光

祿卿丞太官令捧俎官薦香燈官宮闈

令若臘享則積七祀燎柴於西神門外 又設三獻官席

位於殿下東階之東南西向而立

若冬享臘享則又設禮官位於終獻之北

兵部工部尚書於其南西向北上監察御史押樂太常

丞席位於殿庭之南北向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位

其後俱西上光祿卿席位於監察御史之東北向又設

監察御史位於殿上前楹西架東向奉禮郎太祝在東

西向北上押樂太常丞於樂虞之北太官令於酌樽所

俱北向協律郎位二一於太廟殿上前楹間稍西一於

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北北向

省牲器

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

晨禱

享日丑前五刻

行事春冬用丑時七刻夏秋用丑時一刻

祠祭官引宮闈令

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殿開

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

入詣殿庭北向立

凡宮闈令薦香燈捧俎官行事皆祠祭官引

祠祭官曰再

拜薦香燈官再拜升殿各就執事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入就位太廟別廟登歌工人俟監察御史點閱訖升西階各就位次太官令光祿

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視

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者凡點視及點閱皆先詣僖祖室以至次室及別廟光祿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東神門外揖位立定禮直官贊

揖次引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兵

部工部尚書亞終獻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若冬享臘享則引禮

官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搢笏於祔室內奉帝主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內於几後啓匱設於座以白羅中覆之

執笏退復執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奉別廟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以青羅中覆之退復執事位祠祭官於殿上贊

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

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各就位立定太官令就僖祖位尊彝所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爵洗

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室爵彝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瓚執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之九 宗廟九

彝者舉冪太官令酌鬱鬯訖先詣宣祖室尊彝所北向
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與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
搯笏跪次引奉禮郎搯笏西向跪執事者以瓚授奉禮
郎奉禮郎奉瓚授初獻初獻執瓚以鬯裸地奠訖以瓚
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幣授初
獻執笏與先詣宣祖室神位前西向立初獻受幣奠訖
執笏俛伏與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
宗室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欽
宗室次降西側階詣別室升西階詣懿節皇后室安穆
皇后室安恭皇后室裸鬯奠幣並如上儀訖降東側階
由東廊俱復位立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宮架
作興安之樂孝熙昭德之舞九成偃麾戛敵樂止凡樂皆協
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祝而後作偃麾戛敵而後止既晨裸薦香燈官入取毛
血奠於神座前別廟以太祝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
洗於鬱鬯貫之以骨燎於爐炭薦香燈官以肝骨入詔
神於室別廟以太祝又出以隋祭於室戶外之左三祭
於茅苴退復位

饋食

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厨以匕升羊實於一俎

肩臂臠在上端

肫膈在下端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次升豕如羊實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九十九 宗廟九

九

於一俎

每室羊豕各一俎

入設於饌幔內俟初獻既升裸訖捧

俎官及執事者捧俎入詣西階下北向北上次引兵部

工部尚書詣西階下搯笏捧俎

兵部奉羊工部奉豕

升殿宮架豐

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羊次薦豕各

執笏俛伏興有司入設於豆右腸胃膚之前

羊在左豕在右

詣每室奉俎並如上儀樂止次詣別廟奠俎如前太廟

之儀

唯登歌作肅安之樂

降東側階由東廊復位初奠俎訖次引

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擣於脂燎於爐炭當饋熟之時

薦香燈官取菹擣於醢祭於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

初俱藉以茅別廟以太祝退復位次引太祝詣僖祖室

前東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

初獻

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

至位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爵洗

內北向立搯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止登

歌樂作詣僖祖室酌罇所西向立樂止登歌基命之樂

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搯笏跪執爵執罇者舉罇

太官令酌著罇之醴齊訖先詣宣祖室酌罇所北向立

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入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

立搯笏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

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北向立樂止次太祝搯笏跪

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宣祖室戶外東向立初獻再

拜次詣每室及詣別廟行禮並如上儀初獻詣別廟升

之樂酌獻行禮登歌並作歆安之樂初獻將降階登歌作降階樂止宮架

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作正安之樂舞者

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

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搯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

笏升殿詣僖祖室酌罇所西向立宮架作武安之樂禮

洽儲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搯笏跪執爵執罇者

舉罇太官令酌壺罇之盎齊訖先詣宣祖室酌罇所北

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與詣僖祖室神位前北

向立搯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

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每室

并別廟行禮並如上儀亞終獻詣別廟酌獻初亞獻既

入太室引終獻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上獻之儀訖俱

降復位若冬享則俟終獻將升次引禮官詣盥洗位搯

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詣次位行禮並如

上儀退復位若臘享則俟終獻將升次引禮官詣盥洗

位搯笏盥手悅手執笏詣司命神位前搯笏跪執笏三

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次引太祝進詣神位前北

向搯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退復位禮官再拜次引

太祝徹籩豆籩豆各一登歌恭安之樂作別廟寧卒徹

樂止次引宮闈令束茅訖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

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

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祔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祔室薦香燈官先捧匱置於神座納神主於匱訖捧入祔室

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并引別廟宮闈令奉

后主入祔室並如上儀退復位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

主入祔室訖次引初獻兵部刑部尚書亞終獻就望瘞

位若冬享臘享則又引禮官就望瘞位有司詣室取幣束茅苴於坎次引

監察御史押樂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就望瘞位立

定禮直官曰可瘞寘土半坎本廟宮闈令監視別廟殿下宮闈

令監視次引初獻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

畢揖訖退若臘享則次引禮官詣西神門外七望燎位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

令帥其屬徹禮饌次引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

齋所宮闈令闔戶以降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祿卿以胙

奉進監察御史就位展視光祿卿望闕再拜乃退

太廟薦新儀注

陳設

前一日有司設新物於太常卿齋所至日以行事設籩

豆於每室戶外以新物實之每室孟春豆三實以韭葑卵仲春豆一實以冰季春

豆三實以笋蒲鮪魚籩一實以含桃孟夏豆三實以蔬肉大小麥仲夏豆二實以雛雞黍籩一實以瓜季夏籩

二實以菱桌孟冬豆一實以鴈仲冬豆一實以麇季冬豆一乃實之以魚又設盥洗於阼階

下直東霤北向壘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

設太常卿席位於殿下東南西向

省饌

前一日祠祭官引宮闈令詣太常卿齋所同胝新物應饌者有司詣厨省鑊以時帥其屬臨造

行事

薦新日祠祭官引宮闈令先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

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自西階

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西階開室不

神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有司實新畢禮直官引

太常卿常服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贊再拜太常卿再拜次引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悅手執笏升殿詣

僖祖室戶外搢笏執事者以新物授太常卿太常卿受新物奉入詣神位前北向跪奠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欽宗室別廟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室行禮並如上儀降復位少立退宮闈令闔戶降退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行禮儀注

陳設

前朝獻三日儀鸞司設大次於齋殿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隨地之宜行事助祭官宗室及有司次於

宮之內外各隨地之宜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
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又設饌幔於殿門外
隨地之宜前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宮之內外太常
設燎爐於殿門之外又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
南北向設宮架於殿門外隨地之宜立舞表於鄮綴之
間前朝獻一日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上
西向飲福位於聖像之西南北向望燎位於殿下之東
南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阼階之東稍南西向大禮使
左僕射於西階之西稍南東向與亞終獻
班相對行事戶部禮
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光

祿丞於其西光祿丞
稍却

執事官位又於其後奉禮郎搏黍

太祝太社太官令位於亞獻之北西向稍却監察御史
位二於大禮使之北東向俱稍却又設協律郎位二一
於殿上磬虞之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
丞於登歌樂虞北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良醞令
於酌罇所俱北向又設文武助祭官宗室位於行事執
事官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使位於殿門之外隨其方
國又設告潔位於殿門之外設大禮使左僕射位於道
西東向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
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

丞奉禮協律郎搏黍太祝郊社太官令位於道東西向
 北上押樂太常丞監察御史位於尚書之右異位稍却
 光祿陳禮饌於殿門內在北南向太常設省饌位版於
 禮饌之南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
 二在西東向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
 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押樂太常丞
 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搏黍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
 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殿上之西司罇彝帥其
 屬設玉幣篚於酌罇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於聖像前
 左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為三行俎一在籩前簠一

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又設罇彝之位著罇二
 壺罇二皆有罍加勺罍為酌罇太罇二山罇二犧罇二
 象罇二皆有罍加罍設而不酌並在殿上稍南北向西
 上又設籩豆簠簋俎各一於饌幔內設御盤匱於阼階
 上并供進盤匱悅巾內侍坐並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
 右奉盤者北向奉匱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
 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洗在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
爵之篚則又實以爵執罍篚者各位於其後朝獻日行事前太常
 府卿帥其屬陳幣於篚幣少府監帥其屬入陳禮神之
 玉置於聖像前玉以四圭有邸光祿卿帥其屬入實籩豆簠簋

邊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形鹽在前黎糗餌次之第二
行榛實在前乾桃乾榛乾棗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桌
乾柿次之豆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荀菹菁
菹葵菹次之第二行韭在前麩筋松脯莖脯次之第三
行鮑食在前瓜薑醬次之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籩實以黍簋實以稻著樽二一實元酒一實醴齊
餅良醢令帥其屬入實樽皇帝酌之壺樽二一實元酒一實醴齊
一實盎齊亞終獻酌之太樽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
樽二一實盎齊一實醴齊犧樽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
象樽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並有司設神御殿禮饌及
設而不酌凡壘之實各視其樽供奉之物如常儀太常設燭於聖像前又設大禮使以
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殿門外如告潔之位儀鸞司設
神位版幄又設冊幄於殿門外各隨地之宜

省饌

前朝獻一日質明太社令帥其屬掃除宮之內外訖司
罇爨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設祭器皆藉以太
席籩豆又加巾蓋太
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告潔畢
權徹少頃禮直官贊者分引
大禮使以下並常服詣殿門外告潔位禮直官贊揖訖
贊揖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凡亞終獻行事皆禮
直官太常博士引大
禮使執政官行事皆禮
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禮部尚書入升自西階眠
滌濯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西階內應奉
官并執事祇應人各隨應奉階升降次引左僕
射申眠滌濯執事者皆舉幕曰潔俱退復位禮直官稍
前曰告潔畢請就省饌位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各就位
禮直官贊揖有司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

還齋所次引禮部尚書詣厨眠濯漑次引刑部尚書詣厨實鑊水刑部侍郎增沃鑊水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晡後太社令帥其屬掃除宮之內外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司進御書訖降付尚書禮部

車駕自大慶殿詣景靈宮

朝獻日文武侍祠行事助祭之官宗室非從駕者先詣景靈宮祠所次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詣大慶殿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履袍詣大慶殿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祇應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丞旨以下知內侍省事以

下御帶器械官應奉祇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俟皇帝卽御座從駕宰執使相以下一班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若得旨免起居皇帝乘輿鳴鞭出行宮北門將至景靈宮御史臺太常寺閣門分引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宗室於宮櫺星門外立班再拜奏御訖退已起居者止奏聖躬門從駕宰執事從等係行皇帝乘輿入櫺星門至大次降輿以入簾降侍衛如常儀以俟行事

奉玉幣

朝獻日未行事前諸行事及助祭之官各服其服太祝

奠冊於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祿卿入實籩豆
簠簋太官令入實俎良醢令入實罇罍樂正帥工人二
舞以次入與執罇罍篚鬯者各就位次御史臺太常寺
閣門宣贊舍人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室客使入就位
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詣殿門
外揖位立禮直贊揖訖先引監察御史按視殿之上下
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
次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
分立於大次外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次前奏請中嚴
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

禮儀使當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

奏訖俛伏興還侍立

禮儀使奏禮畢准此

簾捲皇帝服袞冕以出

侍衛如常禮儀使以下前導至殿門外殿中監跪進大

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

侍衛不應入者止於

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

皇帝

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

至阼階下偃麾戛敵樂止

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

工鼓祝而後作偃麾戛敵而後止

升自阼階大樂使從

皇帝升降大禮使皆從登

歌樂作

左右侍衛之官量人數從升

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以

下分左右侍立

凡行禮皆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郎前導至位分立

於左

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大安之樂

發祥流慶之舞俟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吏部尚書
侍郎升詣聖祖座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
吏部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樂止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
再拜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
於樽所又內侍各執盤匱悅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
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匱沃水皇帝盥手內
侍進巾皇帝悅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
前導登歌靈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圭禮儀使奏請搢
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聖祖座前北向立內侍先設
纁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纁席執大圭俛伏
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內侍加玉於幣以授吏部尚書吏
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
受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奠於
聖像前左僕射吏部侍郎權於殿上稍西東向立吏部
尚書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
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奏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
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內侍舉鎮圭纁藉以鎮圭殿中監
以授有司

薦饌

朝獻日太官令以饌實於俎及籩豆簠簋陳於饌幔內

東西相向以俎實以乳餅籩實以粉養豆實俟皇帝升奉

玉幣訖還位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

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入太官令引入正門宮

架吉安之樂作設於西階下北向北上奉俎者在南次

引禮部尚書搯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尚書搯笏奉俎以

升執事者各迎於階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於聖像

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

醬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次戶部尚書奉俎於聖像前

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前樂止俱降復

位次引左僕射吏部侍郎詣聖祖座前立左僕射西向

吏部侍郎東向次引吏部侍郎奉爵升詣皇帝版位前

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匱悅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

請皇帝搯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匱沃水皇帝盥手內侍

進巾皇帝悅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

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登歌祖安之

樂作吏部侍郎受爵奉爵詣酌罇所東向立執罇者舉

罇良醞令酌著罇之醴齊禮儀使前導皇帝詣聖祖座

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搯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

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進酒再進

酒三進酒俱以爵授吏部侍郎吏部侍郎東向跪受爵

置於聖祖座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以下俱復位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讀訖奠冊各執笏興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執笏升詣酌樽所東向立宮架作冲安之樂降真觀德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樽者舉冪太官令酌壺

樽之盎齊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聖祖座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進酒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訖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初終獻既升獻戶部禮部尚書升詣殿西東向立次引殿中監太祝太官令詣飲福東向立奉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前導皇帝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又登歌報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樽詣酌樽所良醞令酌上樽福酒各置二樽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

奉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
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於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
爵以興太官令取黍於簋搏以授太祝太祝受以豆東
向跪以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
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受爵飲福酒奠爵殿
中監受虛爵以興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
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
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
止次引禮部尚書詣聖像前徹籩豆次戶部尚書徹俎
籩豆俎各一俱少移故處登歌吉安之樂作卒徹樂止

禮部戶部尚書降復位禮直官曰賜福酒行事助祭官
拜贊者承傳曰賜福酒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真宮架
太安之樂作一成止

望燎

太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
位登歌樂作降自阼階樂止宮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
止初賜福酒再拜訖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進詣聖祖
座前取幣祝冊執事官以俎載黍稷飯及爵酒降階置
於柴上禮直官曰可燎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奏
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門外禮儀使奏請

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
至大次樂止禮部奏請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殿門
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宣贊舍人等分引文
武助祭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次引諸神御殿分獻官
及太祝各入就位太祝在南北向分獻官在東西向神御
殿獻官太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祝升詣香案
祝俱常服之西東立次引分獻官升詣香案前北向立搢笏三上
香跪執琖奠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跪讀祝
文讀訖以興舉版置於案降復位分獻官再拜訖降復
位退其後南郊並如儀

先公遺老齋雜誌景定庚申秋大享明堂以余爲
殿中監進接圭官明堂之禮圭上執大圭以行事
奠鎮圭以禮神圭之爲性潤滑上所執處以錦纏
之供奉官則以腦子粉澤手防滑墜也二圭皆以
中貴一員掌之太常寺吏一人隨直皆在殿中監
左右上詣景靈宮入思成門則跪進大圭上執以
行至大次釋圭以授殿中監入大次暨奏中嚴外
辦捲簾跪進如初上執詣褥位其時殿中監急趨
祔室外奉鎮圭以俟須臾上且至入室禮吏喝云
搢大圭執鎮圭上旣自搢於腰間遂跪進鎮圭上

受以奠於神幣前禮吏又喝云執大圭上自腰間取以執則殿中監急就神幣前取鎮圭入第二室凡禮吏之引喝殿中監之跪進一如初室至十三室然後獻禮畢上執圭就褥位東向立以俟亞終獻行禮凡明堂行禮之日設大次於殿廊上入俟嚴辦設小次於殿門右上還小次以俟亞終獻行禮然祖宗嚴禋帝祖例不還小次示恭勤也上暮年有內迫之症既還褥位余方在室中收鎮圭以付內侍實不在上前忽聞有旨還小次內侍於上手取圭以從還余方至太常少卿趙與峕呵詰曰

殿中監何在上還小次無人接圭余爲震恐因思惟有自劾待罪而已禮吏曰祖宗時未嘗還小次此謂之非次還內尊官若待罪乃顯上失宜付之忘言余心是之但從內侍取大圭跪俟小次簾外而已須臾捲簾進圭上執詣飲福受胙位授受行禮既畢復詣望瘞位禮畢詣殿門俟上至而後畢事自初日朝獻景靈宮次日朝享太廟又次日明堂殿行禮皆如之禮云凡執玉執輕如不克况與人主相授受乎其最可畏者上將入門跪進大圭圭進訖急趨旁側立恐妨天步之入也上將出門

跪接接訖又急趨旁側立恐妨天步之出也當是時倉皇失措在俄頃間耳非夫平日端莊敬懼者不在此選朝廷蓋重其人難其事云

右宋朝太廟原廟祭禮惟郊祀前親享爲盛儀注已見於前遺老齋雜誌所書執圭一則并附見於

此

四孟朝獻景靈宮儀注

齋戒

朝獻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御崇政殿視事如故唯不弔喪問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其行事前導官齋

於本司治事如故唯不判書刑殺文書及行刑

陳設

前期有司陳香案及供奉之物於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并諸帝后位前儀鸞司設御幄於殿東廡西向設皇帝褥位於殿下東階之東西向及鋪設黃道衲褥并逐香案前褥位

內第二日
上詣後殿行禮

朝獻

其日質明皇帝服履袍出內卽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祇應人員已下於崇政殿各自贊常起居次從駕臣僚并應奉前導陪位官并管軍於崇政殿

起居如閣門儀訖先退以俟從駕俟皇帝自崇政殿乘輦出行宮北門將至景靈宮侍臣前導及陪位官於景靈宮櫺星門外殿門外迎駕起居再拜訖次有司引陪位官先詣殿下北向立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詣御幄前北向立禮直官引侍臣二員升殿詣聖祖天尊大帝香案前東西相向對立諸帝后御前即引侍臣一員於香案前西向立俟進接茶酒畢止於殿上陪位文武官入詣殿下北向立定俟皇帝乘輦入櫺星門於東廊便門步至御幄簾降閣門官於東幄前相向立閣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後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

朝獻之禮奏訖伏興

奏禮畢准此

簾捲太常卿閣門官太常

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

凡行禮皆太常卿閣

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即分立於左右

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

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升自東階

詣聖祖天尊大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

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

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進茶進酒再進酒三進

酒以授侍臣侍臣置於聖祖天尊大帝位前又奏請俛

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

前導官前導皇帝降自東階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

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
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行事前導陪位官
等先詣中殿立班如前殿儀俟皇帝詣中殿御幄簾降
閣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
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朝獻之禮奏訖伏
興奏禮畢簾捲太常卿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
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
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升殿詣宣祖
皇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
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

進又奏請皇帝跪一奠茶奠酒再奠酒三奠酒俛伏興
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詣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眞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
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欽宗皇帝神御神案前行
禮並如上儀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降自東階殿下褥位
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
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陪位
行事前導應奉官以次退皇帝歸齋殿以俟還內如來
儀次日皇帝自內乘輦入櫺星門將至宮門就露屋降
輦步至齋殿由後殿之後至後殿東廊御幄以俟詣元

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憲明肅皇后章懿皇后慈聖元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昭慈聖獻皇后昭懷皇后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前殿中殿之儀

第一日

其日質明皇帝服靴袍出內卽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祇應人員以下於後殿各自贊起居次從駕臣僚并應奉前導陪位官等先詣中殿立班如前殿儀俟皇帝詣中殿御幄簾降閣門報班齊禮直官太

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

言請皇帝行恭謝之禮奏訖伏興奏禮畢簾捲太常卿

閣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升詣殿上褥位西

向立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拜

訖前導官前導皇帝詣宣祖皇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

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

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奠茶酒

再奠酒三奠酒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

在位官皆再拜訖次詣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

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欽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九十九 宗廟九
三

宗皇帝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上儀訖前導官前導皇
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
皆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
訖陪位行事前導應奉官以次退帝歸齋殿以俟還內
依已降指揮駕
回入祥曦殿門

第二日

淳熙九年恭謝分作三日行禮內第二日詣後殿元天大聖后并昭憲皇后至

慈聖光獻皇后第三日詣後殿宣仁聖烈皇后以下神御

皇帝自內乘輦入櫺星門至齋殿降輦步至後殿東廡
御幄以俟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孝明皇后懿
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

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
后欽慈皇后昭慈聖獻皇后昭懷皇后顯恭皇后顯肅
皇后顯仁皇后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前殿中殿之儀

太祖親享廟四

乾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寶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六日係親郊朝廟將幸西京行雩祀禮

開寶九年三月五日係親告

太宗親享廟五

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淳化四年正月一日至道二年正月九日係親郊朝享

真宗親享廟十二

咸平二年十一月六日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景德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天禧元年正月十日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十日係親告

乾隆十二年校刊

宗廟九

三九

舉一親祠然告祭之事亦有大於祀天者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然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爲不可行乎慶元間李大性李謙所言可謂至論要之親享旣不能頻舉則合於禘祫大祀行之而嗣位告祭則亦必合親行

如卜郊之祭則三歲常行之事又只爲將有事於上帝而告白則本非宗廟之大祭有司攝事足矣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九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宗廟考十

禘 禘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穀梁傳同楊氏曰愚按此謂大合毀廟與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

右大禘

朱子周大禘圖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 宗廟十

康王時	武王	王季 <small>向南</small>	稷 <small>向東</small>
昭王時	成王	文王 <small>向北</small>	稷 <small>向東</small>
	康王	武王 <small>向南</small>	
	成王	文王 <small>向北</small>	
穆王時	昭王	文王 <small>向北</small>	稷 <small>向東</small>
	成王	武王 <small>向南</small>	

共王時	穆王	共王	共懿王	共王
昭王時	昭王	昭穆王	昭穆王	昭王
	康王	康王	康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武王時	武王 <small>向南</small>	武王 <small>向南</small>	武王 <small>向南</small>	文王 <small>向北</small>
	文王 <small>向北</small>	文王 <small>向北</small>	文王 <small>向北</small>	文王 <small>向北</small>

朱子曰昭穆之不爲尊卑說已見前其大禘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璠以爲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禘不兼毀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爲尊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爲穆而武常爲昭也故陸佃以爲毀廟之主有不皆禘之時難之而未見璠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爲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問朱子禘祭考妣之位如何答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北向者當以西方爲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爲順若余正父之說則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爲不順彼蓋據漢儀中

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註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

裕祭考妣位圖



太祖 東向

此余正父之說也 禮與祭據掛列

此亦文公之說也 禮與祭據掛列

禮與祭據掛列 丁為上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裕祭有二曾子問曰裕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裕嘗裕烝諸侯嘗裕烝裕此時祭之裕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裕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裕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矣漢儒之論又混禘裕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也馬融謂歲裕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鄭元謂裕則毀主未毀主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則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於武王之

廟何休謂禘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禘
禘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爲據按
禘祭年月份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太廟
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乃
大禘之祭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禘五年再
禘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乎何與
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禘相因之說爲鄭康成之說
則曰三年而禘五年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相去
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禘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
後三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

凡五禘七禘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禘而禘禘同歲
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禘各自數年兩歧俱下通計
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
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爲乖失國朝
宗廟之祭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
用鄭康成之說其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禘則
禘遇禘則禘二說牴牾不可稽考慶歷初乃用徐
邈之說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
故熙寧八年旣禘又禘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
以然皆由混禘於禘而皆以爲合食於太祖也夫

既混禘於禘皆以為合食於太祖則禘禘無辨矣
而又欲勉強穿鑿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
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
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禘異不容混
矣知大禘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
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壇墀與郊宗石室
之分乎又何大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分
昭穆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乎禘烝則功臣皆祭
即司勳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禘祭功臣不與
饗乎知禘禘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

其間相因不相因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
之足論乎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饗朝饗裸用虎彝雖彝皆有
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

所昨也

也 雌音誅大音泰 鄭司農云追饗朝饗謂禘禘

樽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樽也山罍夏后氏之

樽元謂追饗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饗謂朝受

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雖禹屬叩鼻

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禹音遇劉音

隅叩魚文反又五剛反疏曰大樽太古之瓦樽者此
即有虞氏之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也云
雌禹屬叩鼻而長尾者案雞彝鳥彝相配皆為鳥則虎
彝雌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註云雌似獼猴而大黃黑
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
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其

虎彝雌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註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 春官

黃氏曰先鄭曰追饗朝饗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說是趙伯循春秋纂例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不兼羣廟之主謂其尊遠不敢褻也公羊傳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謂之大事也然則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饗祫羣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

故爲朝饗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此朝之義後鄭亦曰追饗追祭遷廟之主而曰有所請禱非常禮也又曰朝饗月朔朝廟於義通然月月行之何以謂之間祀

禮運疏云祫祭之法旣備五齊三酒以實八罇祫祭在秋案司罇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罇饋獻用兩壺罇則泛齊醴齊各以著罇盛之盎齊醴齊沈齊各以壺罇盛之凡五罇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罇凡十罇也三酒三罇各加元酒凡六罇也通竿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十有八罇故崔氏云

大禘祭凡十八罇其明水元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司罇彝罇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惟兩而已蓋五齊各加明水當用十罇今云用兩大罇兩山尊此疏之所以疑也然司罇彝疏已云禘祫則用當時罇重用取足而已則未嘗以兩爲拘也所謂重用取足者泛齊醴齊各以大罇盛之盎齊醴齊各以山罇盛之是五齊各用五罇也五齊各加明水合之而爲十罇大禘九獻圖

若時禘則所用彝罇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九獻兩圖同禮運疏崔氏云周禮大禘於太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罇再獻后酌醴齊因饋食之罇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

二彝 虎彝盛明水 雉彝盛鬱鬯

五齊 太罇盛泛齊 太罇盛醴齊 山罇盛盎齊

山罇盛緹齊 山罇盛沈齊

裸 王一獻 裸用 雉彝 后二獻 裸用 雉彝

朝踐 王三獻 用太樽

后四獻 用太樽

饋獻 王五獻 用山樽

后六獻 用山樽

朝獻 王七獻 用朝踐太樽

再獻 后八獻 用饋獻山樽

賓九獻 沈齊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

既事藏之 鎮珍忍反又音珍 玉鎮大寶器玉瑞玉

大饗其王事與 與音餘 盛其饌者即三牲魚腊籩豆是也

貢者則內金示和龜為前列之屬是也謂禘祭先王者

賓時無此庭實故也非祭天以內金布庭實又非饗賓饗

是禘祭也以饗中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

之薦四時之和氣也 膳音昔 此內金示和也 內音納

品也 疏曰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

故知金為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

貢饗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 疏曰知束帛加

璧行饗之時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 疏曰知束帛加

者謂諸侯執玉來貢欲自勗勵 文也云君子於玉比德

以玉比德又在荆揚二州貢金三 疏曰知束帛加

豫知吉凶故云知事情所陳大龜 疏曰龜能金次之見

情也 見賢遍反 知事情所陳大龜 疏曰龜能金次之見

先入後設者此經先云內金示 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

財也 豫州貢纊 揚州貢篠簜 荆州貢丹堯州貢漆絲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 宗廟十

見於禹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餘
貢文也禹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餘
謂九州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其出也肆夏
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其出也肆夏
而送之蓋重禮也節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
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禮畢客醉而
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器禮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
者矣大饗裕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膳熟之大羹肉
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欲也然以其有德質素
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樂記大
戴禮曰大饗尚元酒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
饗尚元酒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元酒
乎庶羞貴本大司樂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
而親用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

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

得而禮矣大音泰族七豆反徵張里反九磬依字九音

宗廟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

為大韶字之誤疏曰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

祭禮揚氏曰大司樂園鍾為宮之樂冬日至於地上之神

者不同則知園鍾為宮之樂非冬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與上文以祭地示以祀四望以祭山川者不同則函鍾

為宮之樂非夏至祭后土地祇不得用也以此推之黃

鍾為宮之樂於宗廟之中奏之與上文以享先妣以享

先祖者不同則知於宗廟之中奏之者謂大禘也故疏
家引公羊大事於太廟大事者何大禘也其說為
有據矣宗廟禮禘禘為大祭禘祀亦當用此樂也

思文 天作 清廟 執競 維清 武 雝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 宗廟十

右禘祭禮物樂舞

按楊氏祭禮以思文以下六詩為禘祭之樂歌蓋本通典之說然以序考之惟天作祀先王公近於禘祭而其他詩則皆非也蓋朱文公之釋詩皆廢序而自為之說故其門人宗之然禘者合祭太祖以下所該甚廣則其詩之所贊頌者亦不當專指一人如天作如執競如武如雝贊頌者廣則禘祭之時歌之可也至於思文專言后稷清廟維清專言文王施之禘祭則不類矣恐當以序說為正

前期十日 並見四時祭禮

祭之前日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此史小史也 疏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三年一禘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也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敘昭穆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校比之使不差錯 餘並見四時祭禮

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 說見禘祭九獻圖 餘並見四時祭禮

九獻

裸用虎彝雝彝皆有舟 餘並見四時祭禮 禮運疏云尸入室乃作樂降神

故大司樂云凡樂黃鍾為宮九變而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裸當裸之時衆尸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註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

朝踐 朝事之籩其實粢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藟菁菹鹿藟茆菹麋藟

弓反黃符文反鏞所求反鸞乃今反菁作寧
反又音精茆音卯麋京倫反
魯祭周

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
白牡殷牲也周公用白牡
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

黑牡者嫌改周之
魯公用騂犏
騂息營反犏音劉
騂音劉

文王于况反
羣公不毛
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春秋文公十三年公羊傳

其朝踐用兩大罇
同罇彝
餘並見四時祭禮
禮

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
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

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犏案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
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

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
右故鄭註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禮朝事延尸於戶外是

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胙脰燎於爐炭入以詔
神於室又出以薦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

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
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牖下后薦朝事之豆籩

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禮運薦其血毛腥其
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太罇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

以玉爵酌太罇醴齊以亞獻四獻也
禮器周旅酬六

尸疏曰大祫多主而唯云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
無尸但有主也

饋獻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饋食之豆其

實葵菹羸醢脾析麤醢蜃蜺醢豚拍魚醢
音老榛側巾

反羸力禾反麤蒲佳反蜃市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

軫反拍音博 詳見祭物
公盛魯公燾羣公廩
盛音成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廩者

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耳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
之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耳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

故知正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
秋文公十三年公羊傳 饋獻之罇見前祫祭九獻圖

之餘並見四時祭禮 禮運疏云乃退而合饗至薦熟
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太祖

乾隆二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二百 宗廟十

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羊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註云天子奠羊諸侯奠角卽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炳蕭合馨薌郊特牲註云奠謂薦熟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羊主人拜以受尸故郊特牲云舉羊角拜受尸是也薦饌獻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山罇益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薦饌獻豆籩王乃以玉爵酌玉爵酌山罇緹齊以獻尸是六獻也以朝獻禮運疏云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罇泛齊以酌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罇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酌尸因朝踐之罇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

再獻 其再獻用兩山罇 司罇 加籩之實菱芡桌脯菱

芡桌脯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筍菹

魚醢 凌音陵芡音儉芹音勤 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 昨

爲酢聲之誤也 疏曰尸酢賓長卽用鬯罇三酒中清

酒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罇 餘並見四時祭

爲八獻也鄭註司罇彝云變饋獻爲再獻者亦罇相因

也再獻後酌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

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

亦爵之數依尊卑不止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

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崔氏以

爲后獻皆用瑤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

案內宰云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註云瑤爵謂尸

卒食王既酌尸后亦獻之始用瑤爵則后未酌尸以前

不用也又鄭註司罇彝云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

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

之外諸臣加爵用璧 周旅酬六尸 使之相酌也后稷

乾隆十二年校刊

宗廟十

一五

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曰周禮其猶醑與
醑其庶反又其約
醑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
之禮中秋乃命國醑禮器

通典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太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修除糞灑其廟將祭

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牲太宰眡滌濯祭

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

次兼設幄掌次云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元云旅

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註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

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

牢案公羊云周公白牡魯公駢犗羣公不毛是各牲也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

日以照饌以鑑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加謂於上

陳籩人陳四籩之實謂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名物各具前九獻條下

醢人掌四豆之實謂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名物見前九獻條下

人共五齋七菹醢醬等鹽人共苦鹽類散鹽今海鹽也小史

敘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司罇彝共

竽彝黃彝司罇彝云秋嘗冬烝裸用竽彝黃彝鄭元云竽彝畫禾稼黃彝畫日罇也謂以黃金為日

設於罇上以罇人共畫布巾以罇之烹人共鼎鑊及大

羹鉶羹鑊所以煮肉及魚腊舍人共簋簋甸師氏共齋

盛及蕭茅蕭茅則納於鄉師鄉師得而束之長五寸切之以藉祭凡后所陳薦玉

齋玉敦對音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 宗廟十 十六

天府陳國之玉鎮太寶器陳於東西序命者是也九服

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

其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裸於室饋食於堂釋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也

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纁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綵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司服

共饗先王則袞冕饗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

供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教所當置處太史職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

常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園丘其日夙

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

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醴

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汎齊之南陳元酒元酒之南陳

事酒昔酒清酒此說取禮運元酒在室醴醖在戶燄醖在堂澄酒在下之意楊氏曰愚按四時

祭禮其陳五齊之序亦當如是但四時之祭陳於是大之而不盡用只用醴盎二齊惟祫祭並用五齊

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

祖后稷廟中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

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次昭之

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

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七尸者逸禮文按禮器云君旅酬六尸鄭

元云后稷尸祭爵不受旅是也楊氏曰愚按祫祭禮

有二大祫則不窋至宣王為昭皆南向鞠至幽王為穆皆北向如朱子大祫圖時祫則太祖后稷東向用九獻二昭南向二穆北向世數迭遷如朱子時祫圖

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則奏齊夏

次尸入奏肆夏

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

王乃珪瓚酌斝彝鬱

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

求神之始也此為一獻

樂章歌九功之德詩用清廟

次后以璋瓚酌

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次

奏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鼓

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

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

其神然後合樂而祭焉路鼓四面鼓也九德之歌春秋

所謂六府三事也九功之德皆可歌樂陰竹生山北者龍門山名九韶當為大韶

前裸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

楊氏曰愚按求神二

始謂裸及樂也但通典此章先述二獻後述大司樂則

裸先而樂後又按大司樂黃鍾為宮註云先奏是樂以

致其神而裸焉禮運疏亦云作樂降神乃灌則樂先而裸後二說不同

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

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王親牽牲大

夫贊執幣而從

禮器註云納牲於庭是也

乃以牲告庭

云博碩肥腍

禮器云納牲於庭是也

王乃親執鸞刀啓其血毛

禮器註云血毛詔於

也傍毛以授於祝祝入告神於室幽全之義也

室是也幽謂血全謂色純也

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

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

右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尸西

南面取牲腓骨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

神於室又出以隳於主隳謂分減肝脰以次乃升牲首祭主隳音許志反

於室中置於北牖下尊首尚氣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朝踐

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

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吕之調歌清

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詩則

歌維清及大武之詩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奏大武也獻后稷尸時樂

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獻先王先公則大

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饗先祖先王先公樂

章則歌天作詩序云天作獻文王尸歌清廟廟祀文王

獻武王尸歌執競詩序云執競祀武王樂同先王先公凡歌皆大司樂師瞽

人登歌之時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凡

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

則從西而東酌獻尸禮器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至罍罇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

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尸主禮器云設祭乎堂鄭

元云設饌於堂乃人君之禮時祝以竿爵酌奠於饌之右鄭元註郊

子奠竿爵此時又腍膋及黍稷炳於薌蒿令臭陽達於牆室

既乃迎尸入室各卽席祝取向時所奠竿爵將祭之祝

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

以玉爵酌壺罇盎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

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罇醴齊以亞獻凡

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罇醴齊以亞獻凡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二百 宗廟十 七

六獻也

每獻作樂如初

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

泛齊以酌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

司罇彝云朝踐用兩著罇注云變朝踐為

朝獻罇

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

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

亦司几筵云祀先王酢席亦如之鄭元注云尸卒

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祝授尸尸以酢王於是席王

於戶內后及諸臣致爵乃設席楊氏曰愚按禮運疏

及通典皆云王酌尸訖后乃薦加事豆籩則后薦豆籩

當王酌尸節又按籩人疏云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酌尸

后亞王酌尸於時薦之則后薦於是后以瑤爵酌壺罇

醒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鄭元注司罇彝云王

尸乃酢后后飲酢酒次諸臣為賓酌壺罇沈齊以備卒

食三獻凡九獻司罇彝注云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大祝乃設饌於

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為祊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是也緣此處生平待賓

客之處故廣求既九獻王乃冕而總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

武樂皇尸所謂八佾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

加爵為旅酬之始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也加爵者謂太子所謂上

乃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

一加爵按少牢特牲之祭加爵但止於三也通前凡十

也二獻亦得於天數也明堂位云加以璧散璧角然後輝胞上詳眷反翟闇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

祭名為繹亦謂之祊爾雅云繹又祭也春秋云壬午猶

是又鄭元註禮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其禮先設饌於

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

大以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右九獻

楊氏曰愚按特牲饋食禮賈疏云天子大禘十有二獻夫宗廟祭禮莫重於大禘恐未必止於九獻周官諸公九獻諸侯七獻見於行人諸侯長十有再獻見於掌客註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以諸侯長十有再獻推之則大禘十有二獻禮亦宜然但其禮既亡節文無所可據禮運疏及通典所述九獻大畧著之於篇庶幾

可以見禮之梗概賈疏十有二獻之說今並存之以待作者

傳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

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

左氏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

為宗伯

夏戶雅反疏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昭穆諸侯之官所掌亦當然也尊

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

故見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

又

僖公為聖賢

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

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先悉薦反下不先同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

齊故禹不先鯀鯀禹湯不先

契湯十文武不先不窋

窋知律反

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猶上祖也

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

解佳賣反忒他得反武差也皇皇美也君子曰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

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先稱帝也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

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公羊傳曰大事

者何大禘也

詳見前

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

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升謂西上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

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

自先君之隱相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穀梁傳同國語魯語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宗宗伯烝

將躋僖公宗有司曰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自元王

以及主癸莫若湯元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

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

踰也不使相踰楊氏曰春秋書大事於太廟謂大禘

也大禘與時禘不同國語云烝將躋僖公穀梁

傳云著禘嘗曰烝曰嘗皆指時禘言之非也

公八年冬十月從祀先公

氏曰順祀先公而祈焉

陽虎將作大事欲順祀以取媚

通典古者

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禘先祖之神而饗之以生有

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

之成而設禘禘之饗皆合先祖之神而饗之虞夏先

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禴夏特禘

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禘秋禘嘗冬禘烝

每問歲皆然以終其代

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禘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禘亦

常在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禘夏

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禘禘秋禘禘嘗冬

禘烝問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禘曰禘周制又改禘為禘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

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禘於太祖來年春

禘於羣廟禘毀廟未毀廟皆合升於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

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禘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

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所以喪必有此禘禘者

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

再閏天道禘以夏禘以秋詩闕宮傳云諸侯再禘則不成也

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弟也禘以秋者以合聚羣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故禘者合也

右楊氏祭禮只分大禘時禘為二而不言四代之

制且不言禘祭之時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

通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為說

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為說大概皆臆說也是以

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

之以定宗廟之祭矣故具載通典所述而列諸儒

之論於左方

趙氏曰王制春禘夏禘鄭註以為夏時禮祭統註

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爲春禘者夏殷禮
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曰禘
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
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
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
書禘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今之三月所以或
僖八年七月禘於太廟今之五月也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
見也而鄭元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禴
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
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

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王制諸侯禘則不禘
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
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故云
耳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卽遠國來往須歷
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
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

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宗一禘一禘又云禘
禘俱殷祭禘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
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禘祭象生有族食
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

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強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唯有此烝嘗禘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於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於武宮僖公襄公皆妄引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

左氏見經文吉禘於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

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歎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

鄭康成高堂隆

或謂

先二而後三

徐邈

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祫大於禘

鄭康

成

或謂禘大於祫

王肅

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

賈逵劉歆

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

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爲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禘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爲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卽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大事禘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

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爲此說後學又不察固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以見其非奈何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

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
禘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
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者
果禮邪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
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也魯
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
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
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
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
何準邪况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太廟則是常祭

也而以爲禘何邪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
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於莊公是魯常以二
年卽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
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
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
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
而唯一嘗又可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爲治世
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
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
夫其論禘禘之制旣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

文獻通考卷一百
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於
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既
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故曰
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歲莫有悟其
非者禘祫之說是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
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
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
理乃妄說以惑世况又效其尤邪故求之聖經禘
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
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譏魯僖僭也春秋

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
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
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
先之義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
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
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
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
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非惟天
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

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禘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蓋其禮之大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若世有聖君賢臣達禮之情觀時變通而爲之制可矣何必膠柱而不知變乎苟徒以鄭氏之誤說魯人僭禮之典以爲百代常行則恐爲後世知春秋者笑也

楊氏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爲一事一失也輕宗廟而重原廟二失

也其一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祫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勲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

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
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
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
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禘諸侯亦有禘
於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
禘祫皆爲魯禮夫謂祫爲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
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宮
又禘於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
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
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

其後竊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
况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禘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
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敘昭穆此禘禮也僖公
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
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之異正閔僖僭禘
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者以明
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
按鄭註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
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

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愚始讀鄭氏三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禘一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僞而不悞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禘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禘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禘文公之禘未嘗關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禘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禘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旣牽合影射以爲有

蓋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禘文公之禘後有禘以證一禘一禘之說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旣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禘爲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放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

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於羣廟何所據而爲是說乎強添此事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者知其不可則爲之說曰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爲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禘之正禮旣三註其說於經又以此說推演

爲禘禘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註之中未嘗以經而考註之真僞也王肅最爲不信鄭氏亦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禘而禘之禮遂亡混禘於禘而禘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固有國家者所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漢儒混禘於禘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亡也可不惜哉漢儒既以禘禘皆為魯禮又以禘禘同為殷祭於禘禘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尋流逐末欲辨禘禘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馬融謂禘大禘小禘禘三年大禘及郊宗禘禘歲禘及壇墠鄭元謂禘大禘小禘毀主未毀主合於太祖禘唯毀主合食未毀則各祭於其廟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最是鄭氏多為之說附經而行其汨經為尤甚於是禘禮為禘所混歷代所行眾說紛紛錯歲月先後拘牽纏繞而

禘禮亦不得其正是禘之禮亦從此而紊矣故曰

混禘禘為一事其失一也輕宗廟重原廟說見宗廟門

又曰愚按鄭氏註王制春官大宗伯及詩殷頌皆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及註鬯人廟用修又云始禘自饋食始信如是言則喪畢而有禘禘之前又有禘自饋食始也以喪禮考之大祥禫皆有此祭猶是喪祭也喪畢則有吉祭未聞喪畢既有吉祭之禘禘前又有吉祭之禘也自鄭氏註有此說魏卞后唐睿宗之喪皆禫後有禘喪畢有禘明年春有禘國朝治平二年同

知太常禮院呂夏卿亦建此議謂之小禘後之儒者意在尊信聖經不知經無其文乃鄭氏說也若如疏家謂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此尤非也禘吉祭也練而遷廟之時遽行吉祭尤無是理又許師曰禮合於古之意言之其說莫詳於鄭氏而其支離亦莫甚於鄭氏故先儒皆不以爲然如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蘊然其所詆訾者大槩有四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爲一事二也以禘爲

喪服卽吉之祭三也以禘爲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緯書之說若混禘祫爲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爲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爲喪服卽吉後之祭爲非則愚以爲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旣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是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

而言未見其卽以禘禘爲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儀禮士虞禮載祔祭祝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補曰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漶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隋祔爾孫某甫尚饗則祔亦有告祭於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饗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祔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

禮然魯自以禘爲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爲祫本不以禘爲祔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廟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於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遙推其禘祫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

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祭諸侯禘一牲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太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牲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

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中有禘於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他國之祭祀皆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

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一

鄗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宗廟考十一

禘

有虞氏禘黃帝

趙氏曰虞氏祖顓頊顓頊出於夏后氏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

亦禘黃帝

義同舜也殷人禘嚳 殷祖契 周人禘嚳 義與禮不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

自出謂所系之

帝諸侯及其太祖

太祖始受封君也又趙伯循曰諸侯有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者言遠

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言禘無所大夫有大事省疑也不言禘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禘也

於其君干禘及其高祖

有省謂有功德見省記也干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於高祖

也楊氏曰愚按天子有祫諸侯祭及其太祖亦有祫大
夫無祫惟有大功德見知於其君乃得祫祭及高祖
儀禮喪服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條子夏傳
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禩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
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楊氏曰按大傳
及子夏傳二章皆言大夫祭祖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
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謂禮不王不禘也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為王者之先祖皆
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
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為亦祭天之禮混禘
於郊捨譽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
多攻之蓋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譽也郊
祀只及稷而禘則上及譽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

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
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
說尤為明暢云

禘大祭也

五年一

釋又祭也

疏云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釋又祭也為宗

廟之祭知此禘大祭亦

爾雅

長發大禘也

詩殷

頌

朱子曰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
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
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
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
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

主此宜爲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雝禘太祖也

周頌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卽后稷也禘嘗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謂大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嘗稷者若以爲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

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元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雝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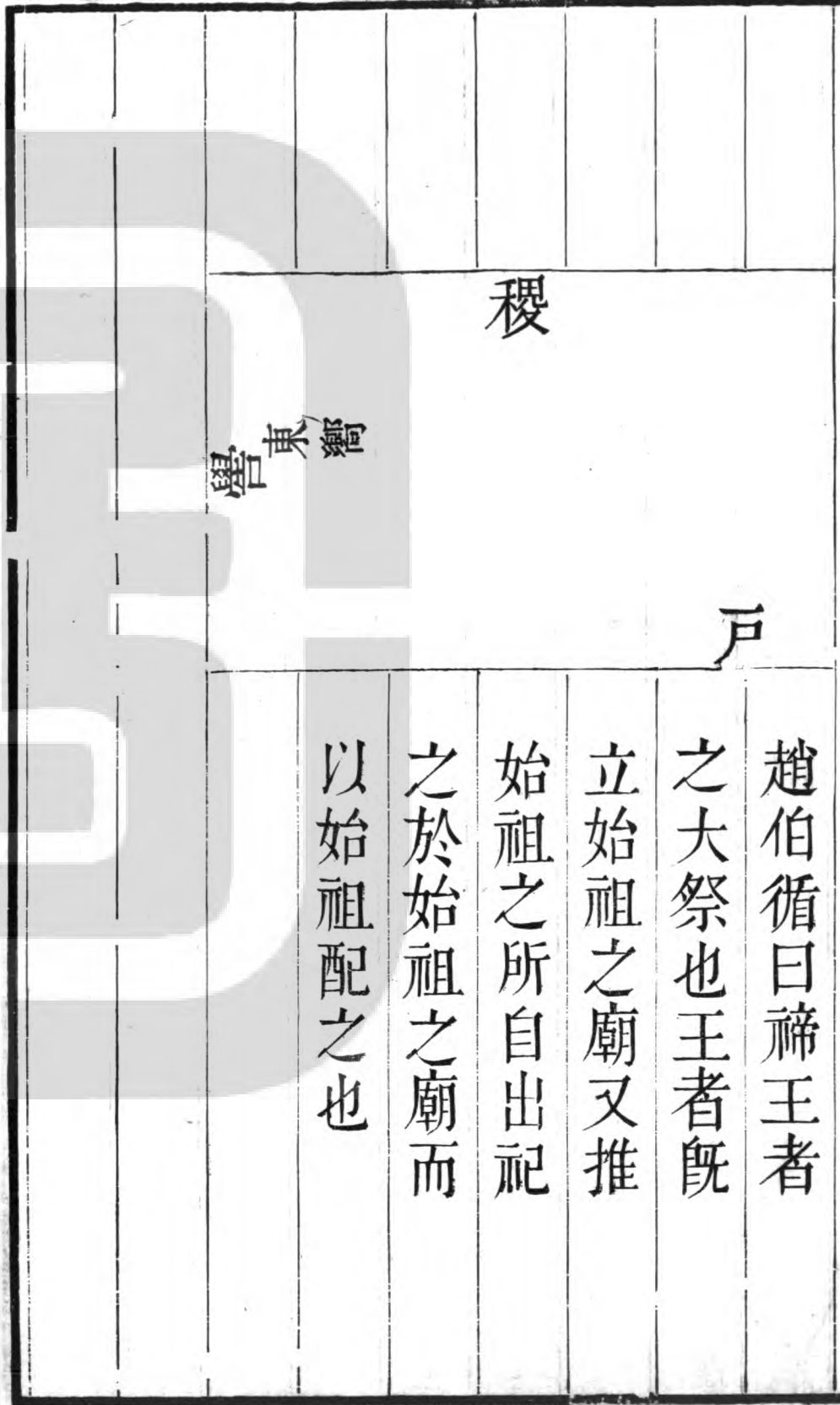
楊氏曰愚按禘祭不兼羣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羣廟之主明矣曾子問云禘祭其太廟

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
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禘祭而言
並無一言說禘爲殷祭則禘不兼羣廟之主又明
矣是以朱子疑長發爲大禘之詩疑雖爲武王祭
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爲詩序所
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元王以下而上不及
於所自出之帝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鬻稷而皆
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
信於此尤可見矣

按爾雅以禘爲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夫子答或
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以爲知其說者於天下
國家如指諸掌由是後之儒者以禘爲祭中之至
大者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
出爲天帝其意必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
止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爲并祀羣廟之主其意
必謂禘猶並祀羣廟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及祖
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信齋諸公
闢之善矣至於大禘之外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
左傳者具有明文而趙楊二公獨不以爲然其意

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然不知禘亦大祭而亦有大禘時禘之分則禘何害其爲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爲配天以禘爲合祀羣祖以禘爲非時享其意皆本於欲推尊禘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耳

朱子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祿用虎彝雖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

所昨也鄭司農云追享謂禘也黃氏曰禘追祭其所

氏曰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禘禘郊

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全其牲體而天子禘郊之事

必自射其牲牲牛也國語楚語禘郊不過繭栗角如繭栗

聖證論曰昭王問觀射父祀牲何及對曰禘郊不過繭栗射父自謂天子之禘特用繭栗之牲不以禘為祀天也

楊氏曰愚按王肅以禘用繭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王肅又以禘為殷祭則與祫無異而不

知所謂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未爲得也愚謂祭天用騂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尊尊之義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亦用繭栗尊之如天也祖考與天本一氣祖考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又按禘禮大畧雖與禘禮同然大禘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禘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又大於禘矣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此言是也鄭元注經乃云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彼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

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禘同爲殷祭而不知禘爲祭其祖之所自出所以徒爲此紛紛也鄭氏禘禘志曰禘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二酒禘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賈公彥曰禘十有二獻禘九獻此蓋注疏家溺於禘大禘小之說然也爾雅曰禘大祭也夫禘祠烝嘗時禘大禘皆宗廟祭也爾雅特言禘爲大祭則禘大於禘可知矣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罇用犧罇山壘鬱罇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梲炭其樂則升歌

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此蓋王禮也用之於周公之廟已為非禮其後他廟遂僭用之如閔二年夏五月乙丑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之類是也荀偃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不惟僭用之於祭亦僭用之於享賓矣此何異魯有佾舞雍徹而其後亦用之於季氏之庭三家之堂也故春秋特書二禘所以譏僭禮之始也而注疏反引之以為先王之正禮不亦誤乎賈公彥曰大禘十有二獻禘大於禘其禮尤隆至於獻數亦當同

之但禮文殘缺莫得而見節文之詳爾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

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也季夏六月以禘禮

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罇用犧罇山壘鬱罇用黃

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息緩爵用玉琖仍

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琄若管炭居衛升歌清廟下

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

言廣魯於天下也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

牡殷牲也罇酒器也犧罇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罇以獻也瓚形如盤容

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簋籩屬也以竹為之雕
刻飾其直者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
之飾也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椀俎有
足也巖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
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
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
味師掌教味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
疏曰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故知是周之季夏犧
山壘魯得用天子之罇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
為罇山壘謂夏后氏之罇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
簋形似宮以竹為之雕鏤其柄琖夏后氏之爵名加
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醕尸名為朝獻朝獻
竟而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朝獻朝獻
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
也其璧散者夫人加爵之後總而為賓用之亦得稱
非正加是夫加爵之後總而為賓用之亦得稱
總云加璧散者夫人加爵之後總而為賓用之亦得稱
也虞俎名椀椀形四足如案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
寸高一尺諸侯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巖巖亦
如椀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椀加

脚中央橫木曰巖升歌升堂清廟下管堂下吹管
以播象武之詩朱干玉戚赤盾柄而玉飾斧也冕而
舞大武者冕袞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着袞冕執赤
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禡而舞大
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禡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
王又服弁禡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
冕舞周樂皮弁是二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
是武武質故不禡夏家樂文文故禡也若諸侯之祭
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
樂之冕而總千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也昧東夷之
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
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
則戎狄從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君
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

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
為副禕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省之後夫人服之諸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宗廟十一

侯大夫則自禴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音加追丁回反禴羊昭反疏曰明祀周公之時君與阼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也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 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左氏曰速也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是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翁季氏遂用之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春秋書吉禘於莊公譏其不當吉又不當禘於

莊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也 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書之 殺

音 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 寢小寢也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公羊曰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也 公羊曰

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 穀梁傳 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趙氏曰譏其非時之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

禘獻子為之也 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

宗廟十一

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疏曰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
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
對也故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凡
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為
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
對祖殊失禮意雜記下趙氏曰禘本以夏之孟
月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又曰其
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未可知也 孔子曰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 禮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 朱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
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
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時誠意未散猶有酒灌地
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酒灌地
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
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

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

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朱子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

不足以及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論語八佾

問禘之說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

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

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

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

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

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又
曰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
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
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
之說 問禘之說諸儒多作魯躋僖公於閔公之
上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之如何曰禘是於始
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
配卽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
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爲失禮
也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鄭氏以禘祫皆爲魯禮抑不
知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賜周公
以禘禮蓋亦禘於周公之廟爾閔僖二公竊禘之
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僖
二禘者惡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禘以爲
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抑不知祫者合毀
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
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
謂禘爲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爲魯禮又以禘

禘同爲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一禘一禘之中而不求於禘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禘而遂至於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爲所汨壞是誰之過與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沒唐大歷間趙伯循作春秋纂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諸儒注疏之繆學士大夫皆是之然其說未明於上也伏讀國朝會要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因論廟祭以爲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禴之外又及其遠

祖猶以爲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宰臣蔡確曰諸儒議論紛紜莫知禘之本意聖訓發明非臣等所及神宗皇帝聖學高明當時儒臣有能推廣上意尋繹古典以成之則二千年已廢之禮可復舉行於後世惜也禘之說已明於上而莫有能將順之於下也或曰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也後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五載而成帝業非有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考也則宜何禘乎曰木有

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之帝故報本追遠之心上及於黃帝帝嚳而止若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初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窮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嘗建議於朝修定祭禮所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言祭禮之大綱未及於尊卑輕重隆殺之差也朱子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

不王不禘故也漢世既無太祖廟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爲法後之君子有能推明大傳小記之文虞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又曰愚按禮經唯禘禮爲注疏汨壞最甚夫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小記祭法及儀禮子夏傳甚詳且明如此鄭康成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率爾立論謂禘大於郊而以禘爲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祇宗廟亦是大祭復

指禘爲祭地祇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爲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辨其謬矣若夫以禘爲祭宗廟似矣但謂禘爲時祭又謂禘爲殷祭又與大傳小記祭法大相違背其故何哉蓋以禘爲時祭此緣記禮者之誤鄭氏不能察而遂指爲夏殷禮趙氏已辨之矣唯以禘爲殷祭則其失已久其混淆益甚愚前已言之今併列先儒之說於後庶可參見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廟制

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

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迭互也親盡則毀

毀廟

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

師古曰殷

大也禘諦也壹二祭之祫合也

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

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

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

如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

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

餘見

宗廟門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

去除也殺漸也所例反

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卽位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况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自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爲墟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墟失禮意矣

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

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皆長一丈廣六尺繡裯厚一尺著之以坐幄卻六寸白銀扣釦器每大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尸俱俎餘委肉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尸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坐法太常道皇帝入北門羣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及走逆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賓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觶酒從帝進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卮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享曰奉高祖

賜賚皇帝起再拜卽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見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卽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引皇帝

按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韋元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說并著於此然則以禘爲五年之殷祭以禘爲祀天以禘爲並祭羣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訛耳劉歆大禘則終王之說是每王一世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

光武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爲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記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爲言諦諦諛諛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

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祫遂定。

志及張純傳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

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享之。豈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禘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爲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爲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

决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
非魯禮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
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爲禘祫殷
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袁准正論曰先儒或以
爲同或以爲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
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
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
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
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

莊公是時縗經之中至二十五日大祥便禘不復禫故
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
服卽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
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
乃得禘祫王肅又奏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
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爲殷之
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
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
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毀以爲毀廟之主皆祭謂
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

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爲禘禘殷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禘大祭獨舉禘則禘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禘爲大於論語則以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元以爲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各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禘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

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

按太和八年用王肅議

袁准曰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

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也然則禘大而禘小謂禘爲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夫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

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
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韶賈逵同毀與未
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

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

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三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十

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

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

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

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安帝義熙三年

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

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

嘗禮有喪薦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

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

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

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

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

十月輒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臣啓不允

則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

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

司徒王謚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謚議曰有非常之

祭舊准不差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日反正理同
受命愚謂履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
殷無定月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
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徐乾議三年一禘於五年一禘
今則應用四月於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

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澗之等議泰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逮用十月本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非正朝以失為始尚書奏從謚議
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舍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祫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
按明堂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

之四月七月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邈答曰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則今之六月
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中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祫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况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
賀循祫祭圖太
南向北行
南向穆南
行北向

宋制殷祭皆卽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

亮議權制卽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

三日殷祀十三烝禮
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禮也周

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明矣尋殷烝祀重祭薦

禮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贖今隔旬頻享於禮為煩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見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於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故無禫享之義自漢已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周祥變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月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謂禫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禫於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禫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禫則禫遇禫則禫鄭元云禫以孟夏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亦以魯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行吉禫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議曰權制

即吉聖代宜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徐大明七年宏朱膺之議用來二年十月殷祀為允詔可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領軍長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禫禫嘗禫烝則夏秋冬皆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祀博士徐乾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遷用立秋於禮無違矣詔可

梁制三年一禫五年一禫謂之殷祭禫以夏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

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禫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為小

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

祭於大烝知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禫禫並不及功

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禘而合祭也

魏文帝大和十三年詔公卿議王鄭言禘祫之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祫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特禘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圜丘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

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據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爲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非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禮事有難從

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禘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禘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園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禘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園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卽施行著之

於令永爲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祕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爲大祥有司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王肅以爲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諸侯先時後禘此施古爲當在今則否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

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卽位
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烝祭於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
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
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
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
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旣葬除服卽吉四月行事而
猶未禘王肅以爲旣除卽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
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
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祫於
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准古禮及晉魏之
乃後祫禘從之

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
致堂胡氏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
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
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
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邪真儒之言曰天子
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
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
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
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

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

按以禘祫爲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爲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爲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卽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太祖其文意

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卽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後周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隋二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

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日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元璨等議以爲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從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璨言有經據遂從之元宗開元六年睿宗崩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

禘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元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謂爲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爲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不同焉

致堂胡氏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

禘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於聖王之教者
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爲之出於孝文
之世其言舛駁於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
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禘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
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
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
而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上下之殺也魯諸
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
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
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禘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

也王制之文曰春禘夏禘又曰天子禘禘嘗禘
烝又曰諸侯禘一牲一禘又曰諸侯禘則不禘禘
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辯正
又曲爲之說春禘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
禘爲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
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
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此惑於漢儒
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此惑
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
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

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禘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禘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禘天子無禘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禘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况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天寶八載制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禘禘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元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禘其常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禘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爲祖孝子慈孫豈忍爲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

得與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
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
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他人爲祖而終不
得知又况其餘乎

德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國家誕受天命累聖
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旣近在三
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
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
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
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

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
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有
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勅旨依

禮禘祫太祖位於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爲昭穆昭南
向而穆北向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於昭穆殷周
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
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爲太
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
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
興以景皇帝爲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至禘

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
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日復太祖之正位二日並列昭
穆而虛東向三日禘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
復正太廟之位爲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
所歸一日藏諸夾室二日置之別廟三日遷於園寢
四日祔於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
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於寢園則亂宗廟之儀唯祔
於興聖爲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
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詔等五十五人請遷
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

四門博士韓愈獻議曰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而申
明其說一日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
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
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禘之時豈得不食
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
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
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
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
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
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

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卽享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祔於興聖廟而不禘禘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愈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殤宮春秋非之以

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

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朱子韓文考異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

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

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

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

王氏敬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

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

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廟之

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大

后祔享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議見后妃廟門

一制出於千以叙不同於禮者

祖由生之太意具可然世

如其祖廟豈無母夫率子慈孫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一十韓公朝



